

# 中華全國風俗志 下篇卷一

## ▲京兆

### ●北京轡軒錄

#### 一 社會叢談

北京人民食必蔥蒜。（凡北式菜館席中必有小菜。蒜爲必列之品。）衣必紅綠。（北京廟會旗裝婦女面部則燕支如血。衣服則文繡斑斕。舉目皆是。）戲必皮黃。（椰子腔自民國成立後。幾成絕響。近年崑曲始稍興。然終不敵西皮二黃之勢力。上自學士大夫。下至販夫走卒。無不會略哼幾句者。）蓋北方人民感覺遲鈍。無蔥蒜則舌之味覺不愉快。無紅綠則眼之視覺不愉快。無皮黃則耳之聽覺不愉快。其感覺遲鈍之原因。若以科學解說之。則北方空氣乾燥。種種電力。傳達較遲。是爲一大原因。且因感覺遲鈍。而益求興奮之劑。以愉快。愈激愈疲。愈疲愈弱。五官本能。因以益鈍。是又一原因。以感覺遲鈍故。遂至腦筋簡單。學說不易輸入。文化因以不進步。

實人羣進化之障礙。望有志者革除此種陋習。使官能恢復其固有之靈明。北京星相扶乩之風甚盛。不特舊人物篤信。新人物亦復斤斤樂談。一般官僚。無一不以八字及五官。求人評判吉凶。以故亞康節賽柳莊問心處等等。皆以相命而居豐履厚。且有膺高官厚祿者。一般大老。佞佛最深。茹素誦經者。比比皆是。伏處下僚。腦筋敏捷者。遂起而研究佛學。以作終南捷徑。頗多遂意者。故時人有言曰。北京做官有三訣。曰善嫖善賭善誦經。蓋不誣也。

北京年來。雖文化未進步。而奢侈則日起有功。元二年間。街市尚有鐵輪車。今則無矣。昔者汽車馬車。尙如晨星。今則月入三五百元之人物。無一不有汽車。更有汽油。由車夫供給。以分潤酬應場中車夫所得之飯錢者。薪水雖數月領不到手。而老爺之架子。依然不得不搭。胸前之徽章。名片上之官銜。多多益善。雖進公園。上飯館時。亦不肯拋却。向日請客。大都同豐堂會賢堂。皆中式菜館。今則必六國飯店德昌飯店長安飯店。皆西式大餐矣。向日政客衣服。尙多韋布。今則一律花緞矣。計北京

各級社會。殆無一人不入胡同上盤子。無一人不往公園喝茶。無一人不聽戲。無一人不聽落子。無一人不打球。無一人不上小飯館。無一人不看電影。無一人不叉麻雀。此數端兼之者固多。而占其二三。者百分中當在九十以外。

北京舊式茶館。僅取水錢銅元二枚。今則龍井茶銅元六枚爲普通矣。舊式餚餚鋪。京錢四吊。(合南錢四百文)一口蒲包。今則稻香村穀香村餅乾。非洋三四角。不能得一洋鐵桶矣。昔日抽烟用木桿白銅鍋。抽關東大葉。今則換用紙烟。且非三炮臺政府牌不御矣。昔日喝酒。公推柳泉居之黃酒。今則非三星白蘭地啤酒不用矣。然而人民雖闊綽。政府則外債內債。累積如山。國奢則示之以儉。尙望有志者。以節儉爲天下先。培養國民經濟力。爲國家減少政費之担負可也。人無正事。必且無聊。北京之無職業而待謀事者固甚多。而又無聊。其有職業者。亦多不盡力於所事。且專好爲無聊之忙碌。如慶弔也。飲宴也。送行也。接風也。問候也。閒談也。追悼會也。歡迎會也。凡此皆無聊之表現也。

羣衆運動。至今日僅成一種機械式搗亂作用。故有擁人者。有倒人者。有散傳單者。有開某某會者。有請某項某項願者。皆其好例也。

清季東交民巷。惟馬車可以任意奔馳。其他車輛禁止行走。蓋外人優待親貴也。宣統間議定歲貼修路費五千元。人力車始准通行。都中馬路。近始改良。比之滬埠。猶有遜焉。惟東交民巷則路途平坦。兩旁垂楊。房宇整潔。行其間頗有上海靜安寺路風景。此處管理權。幾全在公使館掌握。警廳不敢過問。雖然。猶幸有此外交團卵翼區域。爲達官政客之逋逃藪也。

六國飯店在中御河橋邊。建築壯麗。陳設華美。較之滬上匯中。殆過無不及。從前爲外交團俱樂部。光宣之交。滿清貴族羣學時髦。相率奔走於六國飯店。爲外人點綴風景。實際上則昔之間接以金店爲納賄機關者。一變而直接以六國飯店爲交易所矣。民國以來。政客達官。宴集寓宿。均以六國飯店爲大本營。實則六國飯店在京頗有政治上之集合勢力。非僅圖哺啜已也。無論何項調停疏通事件。比至六國飯

店。則無不迎刃而解。何其遭際之幸也。

比年以來。都中稍有資望者。大都於天津設有出張所。蓋狡兔三窟。安不忘危之意也。故一般大老。都門儘有臨時賃屋者。而天津則必有地皮及自建房屋。今日人多謂北洋系。吾以毋甯稱之曰天津系。所謂北洋系人物。天津皆有不動產。且其發跡均於天津。在昔有清。都門賭博狹邪之禁尙嚴。官吏多不能逞慾。於是連袂赴京。既託庇於外人羽翼之下。亦可無所顧忌於僚屬。故天津殆爲政界嫖賭俱樂部。此亦北洋系團結之原因也。

北京向無夜戲。光宣之際。各班因演義務戲。始准開演。此後亦不復禁。自文明茶園創立。始有婦女赴園觀劇之事。當時僅以樓上下爲分別。隨後包廂亦可混合雜處。及第一舞臺成立後。正廳亦可男女合座矣。

北京伶業極爲發達。戲園建築雖簡陋。然營業甚佳。上自官紳。下逮走卒。皆以戲園爲消遣所。然近年來戲價飛增。幾駕上海而上之。譚叫天演劇。昔僅售銅子二十餘。

枚。今則須售一元餘矣。梅蘭芳於二次到申以前。在天樂園出臺。外尚有龔雲甫王  
蕙芳王又宸諸名伶。僅售銅子三十六枚。今則亦需大洋八毛矣。此亦北京人民奢  
侈程度之進步也。戲園有僅售男座者。則外面必高懸不賣堂客牌。（按北京人民  
呼婦女爲堂客）其字句極不通。然沿用至今。未嘗稍改。若改爲不賣女座。似較妥  
當矣。

北京客店。多備飯不備菜。初至京者均以客店房飯在內。既有飯自必有菜。故常爲  
所欺。惟廣東幫所設佛照樓長發棧泰安棧三家。則房金飯菜一概在內。即不吃飯。  
亦照算也。近日新開之旅館。如中西旅館金臺旅館等家。則與滬上諸大客棧之規  
例彷彿。若長安飯店北京飯店等。則爲第一等之旅館。如上海之東亞旅館大東旅  
館矣。

旅居北京。有一極可怪事。即北京各城牆上不准華人行走。而任外人隨意。在城垣  
上散步瞻眺。問之則曰。此長官所吩咐。優待外人之命令也。在彼兵士爲執行長官

之言。禁止華人登城。固不足責。然不知一般威赫之長官。何必設此條律。優遇外人。爲邦交起見。固無不可。然何必苛待華人。不令其登本國之京城。卽在吾國。如上海租界中西人之公園。不准吾華人入內。吾遇彼若此。而彼待我若彼。誠可嘆也。北京各學校之學生。均萎靡不振。無尙武精神。對於運動體育一門。毫不注意。而以眷妓觀劇。爲練習身體之品。近雖稍漸知注重體育。然一般腐敗學校。其學生之狎妓捧角。仍視爲常事。

北京之市場與上海之所謂市場。其性質大有不同。北京市場內店肆林立。雜以貨攤。商業競爭極烈。商人不得高居奇貨。挾索巨值。然購物時亦須留意。貨商索價甚高。虛頭極大。甚至有索值三四倍於原價者。故購物者必須還價。否則未有不受欺者。其不二價之店肆。只前門外大柵欄內數家著名資本雄厚之店。若瑞蚨祥同仁堂謙祥益等家。然其價值總略昂於小鋪。市場內之貨物。價又賤於市場外之店鋪。且種類繁多。可任意選購。故人多樂往購之。非若上海新世界大世界內所設之商

鋪高居奇貨。勒索巨值。除無知兒童強欲玩物。及爲情人逼購贈品。爲顧全體面起見。不得不購外。鮮有人過問者。若市場內之貨價。與外間店鋪之貨價相等。人猶且多從便問路旁店鋪購買。而不願出一二角之門資。向市場內店鋪購買。況其價較尋常商店高出倍蓰耶。欲其營業之發達。不亦惑乎。北京之市場所以發達者。其原因有二。一由於貨物之價較外間店鋪爲廉。二無須入門資。其與上海市場相比較。豈可同日而語耶。北京婦女有一極可憎事。卽其無論老少妍媸。咸厚塗脂粉面。頰猩紅。以爲美觀。招搖過市。自鳴得意。抑不知使人見之。實可作三日嘔也。尤可恨者。極幼之女童亦吸紙烟。北京人民於紙烟一項頗講究。上海之上流社會。以三炮臺爲應酬品者。北京則視若平常。中上之家。多以金星牌等昂貴紙烟享客。毫無吝惜。其奢侈可見一斑。北京婦女用粉至多。故名產出焉。北京之宮粉。全國聞名。南人多慕名託人代爲購用。

北京於滿清時代。像姑之風極盛。男操淫業。違背天理。傷風敗德。莫此爲甚。一般王

公大臣多流連其間。其所以喜迹像姑而不就妓女者。蓋其不欲傳後於人也。改革後。像姑營業遂干禁例。然陽奉陰違。祕密操此業者。仍所在多有。今之一般捧童伶者。皆醉翁之意不在酒。而將有所不利於孺子也。操此業者。大多爲優伶。今之所謂伶界大王第一青衫及汪派第一人物等輩。其幼時皆係像姑中之佼佼者也。

北京市政之進步。至爲遲緩。自厲行新政後。迄今不下二十年。僅前門大街香廠西交民巷及東西城兩條大街。較前稍整潔而已。餘若僻巷小街。依然香灰細土。著足飛揚。人矢馬糞。錯落道上如棋子。每至陰雨。則泥淖沒脛。幾至斷絕交通。電燈雖有。然戌亥之時。則螢然如香火頭。必交子初始放光明。且時有斷綫之病。自來水雖設。而推水車者仍不能廢。若依比例算。則北京市政。如僅求如上海之租界。至少亦非再候百餘年不辦。

北京市場中最見發達之營業。莫如旅館。前門外西河沿打磨廠一帶。鱗次節比。皆是東城。則曰飯店。西城則多公寓。雖一則供豪客之遊憩。一則供服務人員之棲息。

價值之低昂懸殊。然同爲供旅客之需要則一。最著名者六國飯店北京飯店而外。則爲香廠之東方飯店。東城之大陸飯店。長安飯店。東安飯店。中央飯店。西城之西安飯店。次之者則爲打磨廠之第一賓館。天達店。西河沿之中西旅館。金臺館。若虎坊橋之宣南飯店。則以小客棧之實。而冒掛飯店之招牌。其資格僅能列於五等以外也。往飯店者多闊人。大概非藉以宴客。則徵妓也。狎私娼也。或吸鴉片也。雖懸有警廳禁例。而客多視若無睹。飯店主者。亦率諗此輩闊客勢巨。爲警廳所不敢干涉。則亦聽之。且落得藉是招徠漁利。

## 二 八埠豔語

燕京妓館分爲三級。一等謂之小班。猶之滬地長三。二等謂之茶室。猶之滬地么二。三等謂之下處。猶之滬地花烟間。此乃營業等級之區別。另有南幫北幫之稱。則地理上之分派也。自男風取締。妓業加增。光宣以來。時有消長。觀乎伶妓之盛衰代嬗。亦可覘社會之趨勢焉。

都中指妓館所在地曰胡同。冶遊家均以逛胡同爲打茶圍之代名詞。其實都中所謂胡同。並非僅限於妓館所在地而言。此語倡於何時。無從得考。相沿既久。遂成爲習慣語矣。

妓家向分南北幫。從前界限頗嚴。南不侵北。北不擾南。近則混合組織。其獨立一幫者。殊爲罕見。殆亦南北統一之先兆歟。間嘗評論南北幫之優劣。各有短長。大抵南幫活潑。而流於浮滑。北幫誠實。而不免固執。南幫妓女。多來自滬上。無不假託隸籍姑蘇。故謂之爲南幫。不如簡直謂之爲蘇幫。南幫應客。周旋極殷。如論風頭。則詢非北幫可及。至北幫則除床第外。無他技能。除偎抱外。無他酬酢。顧亭林論社會情況。以閒居終日。言不及義。好行小慧。評南人。以飽食終日。無所用心。評北人。今觀南北兩幫妓女之情況。大可移贈矣。

北京妓館謂打茶圍爲開盤子。每次必給洋一元。無論客與妓之關係若何。每來一次。必給一元。大有無錢不能入我門之概。但通例開盤子雖爲一元。亦有開雙盤而

予以二元者。聞諸議員極盛時代。且有每開盤子。給以五元或十元者。此亦八埠妓家懷念議員之由來也。

北京妓館其內部組織與滬上異。蓋班子是班子。妓女是妓女。開班子不盡自有妓女。妓女亦鮮兼爲掌班。俗呼開班子者爲老板。係備房屋傢具。并僱用跑廳（妓家僕役之稱。如上海之相幫）伺候奔走。兼供妓女膳食。論其營業行爲。無殊旅館性質。惟以居留妓女爲惟一交易耳。凡妓女之來者。謂之搭班。所有房間傢具。以及膳宿。均由班子供應。不另取資。（按紅倌人亦有自備傢具。并不用班子膳食者。未可概論。）嗣後所有盤子。一概彼此均分。暫由櫃上記帳。臨時給以本籌。每數日一清算焉。故妓女之營業發達者。班子極爲捧場。至其生涯冷落者。則必遭其白眼。此與滬上討人辦法。及以股東資格而從事營業行爲者。殊有別焉。

北京賭博之禁。表面頗嚴。故妓館碰和之風絕跡。但有所謂吃牌飯之虛名。論其實際。則僅吃飯而已。都中花酒頗不易吃。蓋花酒價昂。每席動輒需百金。起碼亦須四

五十元。方敷開支。冶遊家因避重就輕。相率而吃牌飯。亦非二三十元不辦也。故花酒頗不輕易捧場。匪特價昂。且客亦不易招集。北京妓女出局。謂之出條子。每次須給五元。主人且須另賞從者一元。此項條子費。大都實收。甚至現付。非如滬上打樣局。存心倒賬。所以客與主人無深交者。大都不欲赴席。迥非滬上吃花酒。而照公組織者。所可同日而語也。

當壬癸年議會極盛時期。胡同小班。供不敷求。於是津漢蘇滬等埠。連袂北來者。絡繹不絕。大都滿飽囊橐。如願以償。自國會解散後。而娼寮妓館。亦無形中受莫大之打擊。及至籌安會發生時期。又漸漸恢復。二年前之盛況。乃盛會難常。衰狀又現。泊乎護國軍起。而胡同冷落。不堪回首矣。既而國會恢復。胡同之營業。亦無形中隨以恢復。要之北京胡同之盛衰。亦一國安危之所繫也。

從前冶遊家。相率趨於小班。對於茶室。頗爲鄙夷。比年以來。此風漸弭。而一般捨小班而逛茶室者。實繁有徒。茶室定例。盤子六吊。惟紙烟自備。妓不供給。論茶室中之

人物當然較小班爲遜。間亦有傑出而勝於小班者。此乃資格上及資本上之關係。殊未可一概而論。但住所較劣。且未便久延。惟一般抱實用主義者。頗好問鼎。邇年茶室營業。頗爲發達。都人士之財政問題乎。亦經濟主義歟。

北京妓女之香巢。大都都在外城八大胡同內。八大胡同者。陝西巷、石頭胡同、小李紗帽胡同、胭脂胡同、百順胡同、韓家潭、王廣福斜街、皮條營是也。其實賣淫之胡同。尙不止此。特以此數者爲最著耳。時人有律詩四首。於妓院情景。歷歷如繪。茲特錄之。亦採風問俗之韻事也。

陝西巷裏覓溫柔。店過穿心向石頭。紗帽至今猶姓李。胭脂終古不知愁。皮條營有東西別。百順名曾大小留。逛罷斜街王廣福。韓家潭去聽歌喉。

北地南都大不同。姑娘亦自別青紅。高呼見客到前面。隨便挑人坐廠廳。騰出房間打簾子。扣完衣服點燈籠。臨行齊說明天見。轉過西來更往東。

沉迷酒醉與花天。大鼓書終又管絃。要好客人先補缺。同來朋友慣鑲邊。碰和只擾

一餐飯。住夜須花八塊錢。若作財神燒臘燭。交情從此倍纏綿。  
逢場擺酒現開銷。浪擲金錢媚阿嬌。慾壑難填跳槽口。情天易補割靴腰。茶圍偶爲  
梳粧打。竹槓多因借補敲。夥計持來紅紙片。是誰催出過班條。

### 三 新年佳話

都門風俗記。正月初一日子刻後祀神。謂之接神。初二日祀財神。初三日旃檀寺打  
鬼。初五名破五。禁婦女往來。初六日琉璃廠開寺。十三日試燈。黃寺打鬼。自初一至  
十五遊大鐘寺。十九日遊白雲觀。二十日雍和宮打鬼。此一月中幾無處不可以遊。  
無日不可以遊。惟琉璃廠今則一日卽開寺。任人遊覽。至若古董字畫。須過三日後  
陳列始多。蓋各種商人亦度三天年也。

琉璃廠係遼時海王村故址。因從前有窑出產琉璃得名。俗又呼爲廠甸。今則僅存  
其名。昔日之窑。已不見其遺跡。惟滿街書肆林立。陳列古董字畫而已。內務部就廠  
中隙地。建海王村公園。爲附近兒童遊戲之場。用意至善。一年之中。最熱鬧時間。爲

新春正月。近雖改用陽歷。此風猶不稍衰。亦新年點綴中之不可少者。近年廠甸較之往年。益形寬闊。昔日之土地祠。以及高等師範等處。皆已拆讓一半。北至西河沿。蓋預備建築南通香廠之一條大馬路也。故廠甸四通八達。交通便利。竟變爲中心點。每屆新年。傾城仕女。香女寶馬。羣向此中心點而來。大有共和國家人民一律平等之現象。蓋無老無幼。無貴無賤。只須不出自由範圍。違背警章。大家均可同樂。較之他種遊戲場之有限制者。迥不同也。

廠之他處皆有變更。惟工藝局洋樓一座。尙如魯殿靈光。歸然獨存。現就其地址。改爲工商改進會。商品陳列所。每逢年節。門前紮五彩牌樓。上嵌通商惠工等字樣。蓋借新年遊樂之中。以引誘人民注意國貨之觀念。其意良善。而開放三日。不取票資。由是觀者如堵。人稠地狹。擁擠不堪。欲入不得。望望然而去之。門之兩側搭有蓆棚。陳賣各物。以人造花卉。最能銷售。然較之兒童玩物。尙不及百分之一也。

露天茶桌。因地勢寬廣。較往年增加。非無昔日平地之上。安置桌椅。除有棚之茶肆。

兩座外餘皆搭有一二尺高之木板。且劃分地界。有如井田。四周皆可通行。上標爲男女分座。實則雜亂無章。一肆之上。婦女愈多。座愈擁擠。生意愈盛。茶之佳否。則置諸不問。蓋醉翁之意不在酒。在乎山水之間也。而茶博士則高立板上。大聲疾呼。這裏得瞧。這裏瞧得清楚。無意識之言。不絕於耳。然其間婦女遊者固多。而坐諸茶棹之上。陸離光怪。以出風頭者。仍屬青樓姊妹。良家尙不多見。間有本地住戶。亦屬寥寥。因不如公園之幽雅。有條不紊。故來者週遊卽去。咸不願坐此喝西北風也。是地也。以青樓姊妹降臨。一般墮鞭公子。走馬王孫。趨之若鶩。或攜越女。或約吳姬。連袂而來。爲廠甸增加風景。此外則顧影自憐之少年。與想吃天鵝之野心家。亦趁此機會。借廠甸爲吊膀之場所。實則除暗娼或可達到目的外。其他不過起鬩而已。盡來者人同此心。心同此理。一有榮者。羣相跟隨。卒至皆無結果。加之巡警林立。稽察甚嚴。雖擁擠之中。究不敢妄施伎倆。不過一飽眼福耳。雖然於此會期中。騙誘婦女者有之。拐失小孩者有之。雖消閑之場。亦納汙之地也。